

## 《大乘顯識經》

《大乘顯識經》，唐·地婆訶羅（Divākara）譯，T. 347, vol. 12, pp. 178c-186b.

Cf. 《大寶積經·賢護長者會》，隋·闍那崛多（Jñānagupta）譯，T. 310 (39), vol. 11, pp. 608a-623a.

*Ārya-bhadra-pāla-sreṣṭhi-pariprcchā-nāma-mahā-yāna-sūtra* (*The Noble Mahāyāna Sūtra “The Questions of Bhadrapāla the Merchant”*), translated by Karen Liljenberg and Ulrich Pagel, 84000: *Translating the Words of the Buddha*, version 1.37, 2019:

<http://read.84000.co/translation/toh83.html>

[http://read.84000.co/data/toh83\\_84000-the-questions-of-bhadrapala-the-merchant.pdf](http://read.84000.co/data/toh83_84000-the-questions-of-bhadrapala-the-merchant.pdf)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薄伽梵在王舍城·迦蘭陀竹林，與大比丘眾·千二百五十人俱，皆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無復煩惱，逮得自在，心善解脫、慧善解脫，於去、來、今·照了無礙，是大那伽。<sup>1</sup> 如佛之教，所作已辦，棄大重擔，獲於己利，已斷流轉生死有苦，以正智力·善知眾生心之所趣。如是大聲聞眾，長老舍利弗而為上首；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眾，俱在會集。

爾時，諸比丘在世尊所，多有疲睡，失容阿委，不能自持。於是，世尊面門暉發，如蓮花開。時，諸比丘咸悉醒悟，各自嚴正，作如是念：「今，佛·世尊顏容暉煥·面光照朗，欲開何法眼·作大饒益？」

爾時，賢護勝上童真，修容豐美，柔和光澤，色相具足，六萬商主·前後圍遶，侍從轟鬱·聲如地震，來詣佛所。見佛·世尊寂靜安隱·眾德之藏·巍巍赫朗·如大金樹，深心信重，合掌·思惟，作如是念：「眾共稱讚，佛·一切智·普見一切，是如來·阿羅訶·正等覺，誠實不虛。」頂禮佛足，諦視而住。

佛見賢護，舉身放光，流照賢護。賢護，爾時便獲無畏，遶佛三匝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悲愍教授，我今始於佛所·得淨信心，心忭妙法·欲有所問，而我久處生死，溺煩惱苦·亂念紛雜，於戒等業·無作·冥資，雖心奇重，我今不知·於此愚惑疑網之中，如何超出·得度生死？世尊是一切智，普見一切。佛出甚難，希有逢遇，如如意珠·施眾生樂。佛是大如意寶；一切眾生，咸由依佛，得大安樂。是大父母，眾生善本，因佛父母，得見正路。唯願悲愍，開曉疑闇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汝有所疑，恣汝意問。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爾時，賢護蒙佛聽許，心專請問，在一面住。時，長老阿難，見賢護童真·姿容暉

---

<sup>1</sup> *nāga*，龍。

澤·色相具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。此賢護童真，有大福德，光色豐盛，諸王威相·咸蔽不現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賢護勝上童真，福業所致，雖處人間，受天勝果，安寧適樂，歡娛嬉戲，暢悅恣心，猶如帝釋。閻浮提中，唯除月實童真，更無比者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賢護童真·果報資用·宿植善根，唯願為說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賢護·現受樂報·資用廣大·及宿勝因，汝今當聽。阿難！此賢護童真，六萬商主·資產豐饒·金寶盈積·恭敬受教，隨逐奉事，六萬床座·敷設臥具·氈褥繒綺·并倚枕等，雜色暉發·妙麗莊嚴，俱羅帷幕·及僑奢耶，<sup>2</sup> 火浣幣帛·支那安輸，周匝施布·眾寶彫間，相宣煥爛·交錯如畫。六萬妓女·被服安輸·眾色間雜，金寶瓔飾·鮮華袿麗·光彩耀目，其觸細軟·如天迦遮，輕重隨心·適稱情意，戲容笑語·歌唱相娛，閑婉嚴潔·柔敬事主，於他人所·心絕愛欲。慚恥低首·或覆頭為容，肌膚平滿·柔軟細滑，手足·支節·踝等骨脈，咸悉不現，齒白齊密，髮紺右旋，如削蠟成，如工畫作，氏族華望·名譽流遠，如是婦人·而為侍從。又有六萬供食婦人，飯餅諸物·種種異色，香味調美·如天餽饈，飲具八德·見令心悅，寧身適意·不勞而熟，是福之食·應心而至，滌淨擁穢·去諸病惡。庭宇臺樓·具足六萬，摩尼、真珠、琉璃諸珍·羅布垂飾，眾寶間鈕·行列端美，綺綵蒙懸·綴以鈴鐸，隨風飄颺·鏗鏘和發，地若琉璃·現眾影像，雜花散布·清涼快樂，遨遊栖息·暢心適志。又有細腰般拏、箜篌、長笛、銅鈸、清歌，種種音聲·數凡六萬，美聲調潤·響亮聞遠，喧囂雜作·震警方域，福業所致·歡樂不絕。鴿等諸鳥·飛翔遊集，異聲間和·暢心悅耳，藤蔓眾花·縈緣臺閣，鮮葩標秀·蓊鬱暉煥，鈴鐸樂器·響若天宮，房廊昭晰·如須彌窟·神藥流照。有六萬城·高牆峻峙·樓櫓備設，街行布列·四衢三達，美麗填溢·諸方湊集，種種服飾，種種言語，法制萬差，殊容異狀，奇貨列肆，商侶百千，交易囂喧，聲震城域，園林鬱茂，大樹小樹，藤蔓卉藥，眾花競發，清波環映·間錯光鮮·粲如舒錦，象馬車乘·其眾百千，往還不絕·充遍城邑。」

阿難！六萬城中·名德高人·及諸豪富·并諸商主，日日稱讚賢護童真，播揚聲德，虔恭·合掌，禮拜·修敬。嬌薩羅國·波斯匿王，福力富盛，比之賢護，狀類貧下。月實童真，無量百千妓從侍繞，恭敬奉事·愛悅歡戲·眾樂所依，雖天帝釋，百千萬倍不及月實；賢護童真，容色豐美·富有自在·安寧適樂，亦百千萬倍不及月實。斯皆宿福

---

<sup>2</sup> 僑奢耶，梵文 *kauseya*，巴利語 *kosseyya*，野蠶之繭。以野蠶之絲作衣，稱為僑奢耶衣、絹衣、蠶衣。

所感，非力致也。阿難！賢護童真，又有如意寶輅，天寶彫嚴·光暉赫爛，天金金剛·光玉日愛，種種諸寶·鈿廁間錯，麗若觀星，運速如風·如金翅飛，乘此寶輅，寶洲等所·應念而至，身不疲勞·戲樂而返。」

是時，阿難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「賢護童真，種何善根、修何福業，資產廣大，受大樂報，宮室妙麗，寶輅奇特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賢護童真，由先·於佛法中·修植福業，故今獲此廣大樂報。過去有佛，名曰樂光如來·應供·正遍知·明行足·善逝·世間解·無上士·調御丈夫·天人師·佛·世尊。賢護，爾時，於彼佛法之中出家，作比丘，名曰法髻，多虧戒行，然善講說修多羅、阿毘達摩、毘奈耶等，三藏深教·咸悉明達，常為眾生·宣暢敷演，法施不絕，美音深重，正直高亮，剖析明辯。聽者歡喜，聞所說法，思惟修行，脫惡趣者·其數無量。」

阿難！法髻比丘，以法施功德，於九十劫，受天人報。又見清淨持戒比丘·身羸瘦瘠，恒施飲食及屣履等，殷重誠徹·淨心布施。故，今獲此大富樂報，勝妙宮室，奇特寶輅。又遇迦葉如來·示教指誨，而告之曰：『汝於未來釋迦牟尼佛所，當得授記。』故今見我，我為說法，而成熟之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賢護勝上童真，如是財富·金寶盈積·豪盛自在，謙柔卑下，無憍傲心，甚為奇特。」

佛言阿難：「大智·不於財寶欲樂·而生矜傲。賢護·久修善行，善法所資，常食福果。」

賢護，蒙佛、阿難共稱歎已，恭敬合掌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憐愍攝護一切眾生，欲少請問，願垂聽許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我先聽汝。汝有所疑，今恣汝問。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眾生雖知有識，如寶·閉在篋中，不顯、不知。世尊！不知·此識作何形狀？何故名識？眾生死時，手足亂動，眼色變異，制不自由，諸根喪滅，諸大乖離，識遷於身，去至何所？自性如何？作何色相？云何捨離此身，更受餘身？云何身分·棄之於此，而牽諸人·獲當來報，受種種身·差別不同？世尊！云何眾生·身謝滅已，更生諸人？云何今生·積聚福業，來生·得之？今身·為福，當來身·食？云何識能滋長於身？云何識入，隨身轉變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賢護！善哉，善問。諦聽，諦聽。善思念之。當為汝說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然奉教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識之運轉，遷滅往來，猶如風大，無色、無形、不可顯現，而能發動萬物，示眾殊狀，或搖振林木，摧折破裂，出大音聲，或為冷、為熱·觸眾生身，作苦作樂。風·無手足、面目、形容，亦無黑、白、黃、赤諸色。賢護！識界·亦爾，無色、無形、無光明顯現，以因緣故，顯示種種功用殊異。當知受覺法界·亦復如是，無色、無形，以因緣故，顯發功用。賢護！眾生死此，受覺法界、識界·皆捨離身。識·運受覺法界·受餘身者，譬如風大·吹眾妙花，花·住於此，香·流至遠。風體·不取妙花之香。香體、風體及與身根，俱無形色，而非風力·香不遠至。賢護！眾生身·死，識·持受覺法界，以至他生，因父母緣，而識託之，受覺法界·皆隨於識，亦復如是。如，從花勝力·而鼻有嗅，從嗅勝力·而得香境；又如從風·身勝力·得風色觸，因風勝力·香得至遠。如是，從識·有受，從受·有覺，從覺·有法，遂能了知善與不善。賢護！又如，畫工，料理壁板，諸所畫處，如法端潔，隨意所為·圖繪眾像；則，工之識、智，俱無形色，而為種種奇容異狀。如是，識、智，無形，而生六色，謂：因眼·見色，眼識·無形；因耳·聞聲，聲·無形色；因鼻·知香，香·無形色；因舌·知味，味·無形色；因身·知觸，觸·無形色；法入諸境，皆悉無形。識·無形色，亦復如是。

賢護！識，棄此身·受他生者，眾生死時，識·為業障所纏，報盡、命終，猶如·滅定阿羅漢·識。如，阿羅漢，入·滅盡定，其阿羅漢識，從身滅轉。如是，死者之識，棄身及界，乘於念力，而作是知彼如是：『我某乙。生平所作事業，臨終咸現，憶念明了，身之與心二受·遍切。』

賢護！識，是何義？識，名為種，能生·眾類雜報身芽；知覺想念，同包於識；知苦、知樂，知惡、知善·及善惡境，故名為識。

如汝所問：『云何識離此身，而受餘報？』賢護！識之遷身，如面之像·現之於鏡，如印之文·顯之於泥。譬如，日出，光之所及，眾闇咸除；日沒、光謝，闇·便如故。闇，無形質，非·常無常·能得其處；識亦如是，無質、無形，因·受想·顯。識，在於身，如·闇之體，視·不可見，不可執持；如·母懷子，不能自知是男是女，黑、白、黃色，根具、不具，手、足、耳、目，類與不類；飲食·熱刺，其子·便動·覺知苦痛。眾生，來去、屈伸、視瞬，語笑談說、擔運負重，作諸事業，識相·具顯，而不能知·識之所在。止於身中，不知其狀。

賢護！識之自性，遍入諸處，不為諸處之所染污。六根、六境、五煩惱陰，識遍止之，不為其染。由此，而顯·識之事用。賢護！如，木機關，繫執一所，作種種業，或行走騰躍，或跳擲戲舞。於意云何，機關所作，是誰之力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智慧狹淺，非能決了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當知皆是作業之力。作業，無形，但智運耳。如是，身之機關，以識之力，作諸事業；仙通、乾闥婆、龍神、人、天、阿修羅等，種種趣業，咸悉依之。識，能生身，如，工作機關。識，無形質，普持法界·智力具足，乃至能知宿命之事。譬如，日光，惡業眾生、及諸不淨死屍臭穢，無偏·等照，不為諸惡之所污染；識，亦如是，雖處猪狗·食不淨類·諸惡趣身，而不為彼之所染污。

賢護！識，捨此身，隨善·惡業，遷·受餘報。譬如，風大，出深山、邃谷，入於蒼蘊眾香之林，其風便香；經於糞穢死屍臭惡穢污之所，其風便臭。若風，香臭俱至，風·則香臭並兼，盛者·先顯。風，無形質，香臭·無形，然，風持香臭，遷之於遠；識，棄此身，持善惡業，遷·受餘報，亦復如是，猶彼風大，持物香臭，致於他所。又如，人夢，見眾色像·種種事業，而不自知·安眠而臥；福德之人，命盡、識遷，亦復如是，安隱不覺，如夢遷化，無所恐懼。識之遷出，不由喉、口、及諸竅穴，莫測所從·莫知徑戶。」

爾時，賢護勝上童真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鷄鵝等子，其卵未熟，周匝細密，識從何入？子·死卵中，卵殼·不破，無隙、無竅，識從何出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！譬如，烏麻、蒼蘊花·熏，其油·香美，名·蒼蘊油，與·凡麻油，好惡殊隔。油，先無香，以花熏種，油，遂成香。香，不破麻而入，亦不破麻而出，復無形質留止油內，但以因緣力故，香·遷油內，油·成香澤。鷄鵝子·識，入出於卵，亦復如是。如，蒼蘊香，遷於油內，識之遷運，如·日流光，如·摩尼照，如·木生火。又如，種子，種之於地，體·化地中，芽、苗、莖、葉·備顯於外，生白、不白、赤等雜色種種之花，種種力味成熟，所為種種差別，同一大地，等·資四大，各隨其種，所生便異。如是，一識法界，生於一切生死之身，或黑、或白、或黃赤等，淳和、瞋暴·種種殊品。

賢護！識，無手足，無支節、言語，由法界中·念力強大，眾生死時，識棄此身，識與念力·為來生種。即離於識，不得法界；離於法界，亦不得識。識與風大、微妙念界、受界、法界和合·而遷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若如是者，云何世尊說·識無色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！色有二種：一、內，二、外。內，謂眼識，眼則為外。如是，耳識為內，耳則為外；鼻識為內，鼻則為外；舌識為內，舌則為外；身識為內，身則為外。賢護！如，生盲人，夢見美色，手足面目·形容姝麗，便於夢中·生大愛悅，及睡·覺已，

冥無所見，夜盡·晝明，人眾聚會，盲者·遂說夢中樂事——我見麗人·姿容殊絕，園觀華茂，人眾百千，嚴飾嬉戲，肌膚光澤，肩膊緊滿，臂長而圓·猶如象鼻；我於夢中獲大快樂，適心喜歎。賢護！此生盲人，未曾見物，云何·夢中而能見色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唯願開示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夢中見者，名內眼所，是慧分別，非肉眼見。其內眼所，以念力故，盲者·夢中須臾而現。復以念力，覺而憶之；識之內色，亦復如是。復次，賢護！**身死·識遷，猶如·種子棄在地中，四大攝持，苗莖枝葉·漸次遷化。識為念、受、善、不善等四法·攝持，棄身·遷化，亦復如是。**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善、不善法·攝持於識？」

佛告賢護：「譬如，妙頗梨寶，隨所處物——若黑、若白——寶色，隨物成白、成黑。善、不善法·攝持於識，亦復如是，隨所攝持成善、不善，遷化·受報。」

賢護復白佛言：「此身，云何稟受於識？」

佛告賢護：「此識，無積、無聚、亦無生長。譬如，牙生，非·種不變·而生，亦非·種壞·而生，然牙生時，種·則變毀。賢護！於意云何，其牙所在，止於何處？子耶？枝耶？莖柯葉耶？止樹頭耶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牙，無所止。」

「如是，賢護！識之在身，止·無處所，非眼，非耳鼻舌身等。種·生牙時，如·識微覺；乃至花·結含時，如·識有受；含·開花發時至結果，如·識有身。識之生身，遍身支體；求識所止，莫得其所。**若除於識，身則不生。**如，樹果熟，堪為將來樹之種子，非不熟者；如是，**報熟·身死，識種·便現。因識·有受，因受·有愛，繫著於愛·便生於念。識攝取念，隨善惡業，與風大并，知念父母，因緣合對，識便託之。**如，人面影現之於鏡，非淨、非明·面像不現。鏡明·面對，影像乃現。鏡中之像，無受、無念，而隨人身屈伸俯仰、開口談謔、行來進止·種種運動。賢護！影像顯現，誰之力也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是人之力，由有面故，而有面影。影像之色，如·面之色，根具、不具·咸悉如面。」

佛言：「**面·為影因，鏡·為影緣，因緣和合，故有影現。由識·因故，有受、想、行、及諸心所。父母為緣，因緣和合，而有身現。**如，彼身、鏡、鏡中之影，身去，影滅；身持影像，或別現於水等之中。識棄此身，持善惡業，遷受餘報，亦復如是。又如，尼瞿陀、烏曇婆等，種子雖小，能生大樹，樹復生子，子棄故樹，更生新樹；故樹經久，質力衰微，味液銷竭·乾枯腐朽。如是，諸小生類，其識·棄身，乘己之業，或受種種

諸類大身。又如，大麥、小麥、烏麻、綠豆、及摩沙等，種種子實，皆以種故，牙莖花實，生長成熟。如是，由有識故，隨遷生類，即便有覺，由覺，有受，持善惡業，受種種身。又如，蜂止花，愛樂、戀著，啜吮花味，以自資養。蜂棄此花，更處餘花，或棄香入臭，或棄臭入香，隨其所在，莫不自愛戀結貪著。識，亦如是，以福業故，獲諸天身，受勝樂果；或棄天身，以惡業故，獲地獄報，受眾苦果，輪迴遷轉，為種種身。識，如鬱金、紅藍芬陀利等，其子，皆白。破其子中，不見牙花，不見異色。種之於地，以水潤液，便有牙等，順時滋長花果敷榮，或赤或白種種之色；色與牙等，不在子中；然離於子，皆不得生。識，棄身已，肉身容貌、諸根、諸入，識中不見因緣和合，識以妙視、妙聞、聲觸味法、及以念入，知，已所造善惡等業，以取身報。如，蠶作繭，自作自纏，於中遷化；識，亦如是，識自生身，還自纏裹，自棄捨身，更受餘報。由有種故，有色香味；識棄捨身，隨其所遷，諸根境界受及法界，皆悉隨之。如，如意珠，隨其所在，樂具皆隨。如，日所在，光明皆隨。識，亦如是，**隨其所遷，受覺與想及法界等，皆悉隨之。**識，棄捨身，攝一切性，色因，為身，無，骨肉身，有，諸根故，有，受妙念，知，取善惡。如，棗、石榴、菴羅、菴勒、鼻螺、渴豎、劫必他等，種種之果，或辛、或苦、或酸、或甜、或鹹、或澁，味力各別，消熟所資，其功不一，及果壞已，味力隨種，遷化而生。如是，識種，隨其所遷，受念善惡，咸悉隨之。知，棄此身，受，餘報身，故名為識。知，善、惡業，知，業隨我，知，我持業，遷化受報，故名為識。身之所為，咸悉知之，故名為識。譬如，風大，無形可取，無質可持，以因緣故，作諸事業，表有風大，持冷、持熱，運香、運臭，搖振林木，或鼓扇摧擊。如是，識，無形質，非視聽所取，以因緣故，識相具顯。**由識，持身，身，知苦樂，光色充盛、行來進止、言笑歡憂、事業昭著，當知有識。**」

爾時，會中，有月實勝上童真，從座而起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見色因？云何見欲因？云何見見因？云何見戒取因？」

佛告月實：「智，見智境，愚，見愚境。智者，見諸姝麗美色，了知穢惡，唯是肉段，筋骨，膿血，大脈，小脈，大腸，小腸，膈液，腦膜，腎，心，脾，膽，肝，肺，肚，胃，生藏，熟藏，黃痰，涕唾，髮鬚，毛爪，大小便利，薄皮裹之，不淨污露，可畏，可惡，凡所有色，皆四大生，是為色因。

月實！如，父母生身，身之堅硬，為地大，流潤，為水大，暖熱，為火大，飄動，為風大。有所覺知、念、及聲香味觸等界，斯皆為識。」

月實童真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將死之時，云何識捨於身？云何識遷於身？云何識知

今捨此身？」

佛告月實：「眾生隨業·獲報，識流相續，持身不絕，期畢·報終，識·棄捨身，隨業遷受。譬如，水乳和，煎以火熱力，乳、水、及膩，各各分散。如是，月實！眾生命盡，以業力故，形骸、與識、及諸入界，各各分散。識為所依，以取法界、及法界念、并善·惡業，遷受他報。月實！譬如，大吉善蘇，以眾良藥味力熟功和合，為之大吉善蘇，棄凡蘇性，持良藥力，辛·苦·酸·鹹·澁·甘六味，以資人身，便與人身·作色香味。識棄此身，持善惡業、及法界等，遷受餘報，亦復如是。月實！蘇質·如身，諸藥和合，為大吉善，如·諸法、諸根·和合為業。眾藥味觸·資成於蘇，如·業資識，服大吉善。悅澤充盛，光色美好，安隱無患，如·善資識，獲諸樂報。服蘇違法，顏容變惡，慘無血氣，色死土白，如·惡資識，獲諸苦報。

月實！吉善寶蘇，無手足眼，能取良藥色香味力。識，亦如是，取法界受、及諸善業，棄此身界，受於中陰，得天妙念，見·六欲天、十六地獄。見·己之身，手足端嚴，諸根麗美。見·所棄屍，云：『此是我前生之身。』復見·高勝妙相天宮，種種莊嚴，花·果·卉·木·藤蔓蒙覆，光明赫麗·如新鍊金·眾寶鈿飾。彼見此已，心大歡喜，因大喜愛，識便託之。此善業人，捨身·受身，安樂·無苦，如·乘馬者，棄一·乘一。譬如，壯士，武略備具，見·敵兵至，著·堅甲冑，乘策驥駿，所去無畏。識資善根，棄·出入息，捨界、入、身，遷受勝樂，亦復如是；自梵身天，爰至有頂，生於其中。」

爾時，會中，大藥王子，從座而起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識捨於身，作何色像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大藥！汝今所問，是大甚深佛之境界，唯除如來·更無能了。」

於是，賢護勝上童真，白佛言：「大藥王子所問甚深，其智微妙、敏利、明決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此大藥王子，已於毘婆尸佛所，植諸善根；曾於五百生中，生外道家。為外道時，常思識義：『識者云何？云何為識？』於五百生，不能決了；識之去來，莫知由緒。我於今日，為破疑網，令得開解。」

於是，賢護勝上童真，謂大藥王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仁今所問，微妙甚深；月實之問，其義淺狹，猶如櫻兒，心遊外境，而不知內。正法希聞，諸佛難遇。佛圓廣智、無測深慧·至妙之理，應專啟請。」

時，大藥王子，見佛熙怡·顏容舒悅·如秋蓮開，踊躍歡喜，一心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愛深法，渴仰深法，常恐·如來入般涅槃，不聞正法，而於五濁眾生之中，愚無所知，不識善惡，於善·不善、熟與不熟，不能覺了，迷惑輪轉·生死苦趣。」

佛告大藥王子：「如來、正法，難遇難得。我於往昔，為半伽他，登山自墜，棄捨身命，為求正法，經歷無量、百、千、萬、億、種種苦難。<sup>3</sup> 大藥！汝所悒望，皆恣汝問。

<sup>3</sup> 爾時，佛讚迦葉菩薩：「善男子！過去之世，佛日未出，我於爾時，作婆羅門，修菩薩行，悉能通達一切外道所有經論。修寂滅行，具足威儀，其心清淨，不為外來能生欲想之所破壞，滅瞋恚火，受持常、樂、我、淨之法，周遍求索大乘經典，乃至不聞方等名字。我於爾時，住於雪山，其山清淨，流泉浴池、樹林藥木，充滿其地，處處石間，有清流水，多諸香花·周遍嚴飾，眾鳥禽獸·不可稱計，甘果滋繁·種別難計。復有無量藕根、甘根、青木香根。我於爾時，獨處其中，唯食諸果。食已，繫心思惟坐禪，經無量歲，亦不聞有如來出世、大乘經名。善男子！我修如是難行、苦行時，釋提桓因等諸天即人等，心大驚怪，即共集會，各各相謂，而說偈言：

『各共相指示，清淨雪山中，寂靜離欲主，功德莊嚴王。

已離貪·瞋·慢，永斷諂·愚癡，口初未曾說，麁惡等語言。』

爾時，眾中，有一天子，名曰歡喜，復說偈言：

『如是離欲人，清淨勤精進，將不求帝釋，及以諸天耶？

若是外道者，修行諸苦行，是人多欲求，帝釋所坐處。』

爾時，復有一仙天子，即為帝釋，而說偈言：

『天主憍尸迦！不應生此慮，外道修苦行，何必求帝處？』

說是偈已，復作是言：『憍尸迦！世有大士，為眾生故，不貪己身，為欲利益諸眾生故，而修種種無量苦行。如是之人，見生死中諸過咎故，設見珍寶滿此大地、諸山、大海，不生貪著，如視涕唾。如是大士，棄捨財寶、所愛妻子、頭目髓腦、手足支節、所居舍宅、象馬車乘、奴婢僮僕，亦不願求生於天上，唯求欲令一切眾生得受快樂。如我所解，如是大士·清淨無染，眾結永盡，唯欲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

釋提桓因，復作是言：『如汝言者，是人則為攝取一切世間所有眾生。大仙！若此世間有佛樹者，能除一切諸天·世人及阿修羅·煩惱毒蛇。若諸眾生住是佛樹陰涼中者，煩惱諸毒·悉得消滅。大仙！是人若當未來世中·作善逝者，我等悉當得滅無量熾然煩惱。如是之事，實為難信。何以故？無量百千諸眾生等，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見少違緣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·即便動轉。如水中月，水動·則動；猶如畫像，難成·易壞。菩提之心，亦復如是，難發·易壞。大仙！如有多人，以諸鎧仗，牢自莊嚴，欲前討賊，臨陣恐怖，則便退散。無量眾生，亦復如是，發菩提心，牢自莊嚴，見生死過，心生恐怖，即便退散。大仙！我見如是無量眾生發心之後，皆生動轉。是故，我今雖見是人修於苦行，無惱、無熱、住於險道，其行清淨，未能信也。我今要當自往試之，知其實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重擔不？大仙！猶如車有二輪，則能載用；鳥有二翼，堪任飛行。是苦行者，亦復如是。我雖見其堅持禁戒，未知其人有深智不？若有深智，當知則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重擔也。大仙！譬如魚母，多有胎子，成就者少；如菴羅樹，花多·果少。眾生發心，乃有無量，及其成就，少不足言。大仙！我當與汝，俱往試之。大仙！譬如真金三種試已，乃知其真，謂燒、打、磨。試彼苦行，亦當如是。』

爾時，釋提桓因自變其身，作·羅剎像，形甚可畏，下至雪山，去其不遠，而便立住。是時，羅剎，心無所畏，勇健難當，辯才次第，其聲清雅，宣過去佛所說半偈：

『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』

說是半偈已，便住其前，所現形貌，甚可怖畏。顧眄遍視，觀於四方。是苦行者，聞是半偈，心生歡喜。譬如估客，於險難處，夜行失伴，恐怖推索，還遇同侶，心生歡喜，踊躍無量。亦如久病，未遇良醫，瞻病好藥，後卒得之。如人沒海，卒遇船舫；如渴乏人，遇清冷水；如為怨逐，忽然得脫；如久繫人卒聞得出；亦如農夫炎旱值雨；亦如行人，還得歸家，家人見已，生大歡喜。善男子！我於爾時，聞是半偈，心中歡喜，亦復如是，即從座起，以手舉髮，四向顧視，而說是言：『向所聞偈，誰之所說？』

爾時，亦更不見餘人，唯見羅刹。即說是言：『誰開如是解脫之門？誰能雷震諸佛音聲？誰於生死睡眠之中，而獨覺寤唱如是言？誰能於此，示導生死飢饉眾生無上道味？無量眾生沈生死海，誰能於中，作大船師？是諸眾生常為煩惱重病所纏，誰能於中，為作良醫？說是半偈，啟悟我心，猶如半月，漸開蓮花。』

善男子！我於爾時，更無所見，唯見羅刹。復作是念：『將是羅刹說是偈耶？』仍復生疑：『或非其說。何以故？是人形容，甚可怖畏。若有得聞是偈句者，一切恐怖、醜陋即除。何有此人形貌如是，能說此偈？不應·火中出於蓮花，非·日光中出生冷水。』善男子！我於爾時，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無智，而此羅刹·或能得見過去諸佛，從諸佛所，聞是半偈。我今當問。』即便前至是羅刹所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，大士！汝於何處，得是過去離怖畏者所說半偈？大士！復於何處，而得如是·半如意珠？大士！是·半偈義，乃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世尊之正道也。一切世間無量眾生，常為諸見羅網所覆，終身於此外道法中，初不得聞如是出世十力、世雄所說空義。』

善男子！我問是已。即答我言：『大婆羅門！汝今不應問我是義。何以故？我不食來，已經多日，處處求索，了不能得。飢渴苦惱，心亂調語，非我本心之所知也。假使我今力能飛行虛空，至躡單越，乃至天上，處處求食，亦不能得。以是之故，我說是語。』善男子！我時，即復語羅刹言：『大士！若能為我說是偈竟，我當終身為汝弟子。大士！汝所說者，名字不終，義亦不盡。以何因緣，不欲說耶？夫財施者，則有竭盡；法施因緣，不可盡也。雖無所盡，多所利益。我今聞此半偈法已，心生驚疑。汝今幸可為我除斷，說此偈竟。我當終身為汝弟子。』

羅刹答言：『汝智太過，但自愛身，都不見念。今我定為飢苦所逼，實不能說。』

我即問言：『汝所食者，為是何物？』

羅刹答言：『汝不足問。我若說者，令多人怖。』

我復問言：『此中獨處，更無有人，我不畏汝。何故不說？』

羅刹答言：『我所食者，唯人暖肉。其所飲者，唯人熱血。自我薄福，唯食此食，周遍求索困不能得。世雖多人，皆有福德，兼為諸天之所守護，而我無力，不能得殺。』

善男子！我復語言：『汝但具足，說是半偈。我聞偈已，當以此身，奉施供養。大士！我設命終，如此之身，無所復用，當為虎狼、鷄梟、鵬鷲之所噉食，然復不得一毫之福。我今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捨不堅身，以易堅身。』

羅刹答言：『誰當信汝如是之言——為八字故，棄所愛身？』

善男子！我即答言：『汝真無智。譬如有人，施他瓦器，得七寶器。我亦如是，捨不堅身，得金剛身。汝言·誰當信者？我今有證。大梵天王、釋提桓因及四天王，能證是事。復有天眼諸菩薩等，為欲利益無量眾生，修行大乘·具六度者，亦能證知。復有十方諸佛·世尊·利眾生者，

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大藥王子，白佛言：「唯然奉教。世尊！識相云何？願垂開示。」

佛告大藥：「如人影像，現之於水，此像不可執持，非有無辨；如芻洛迦形，如渴愛像。」

大藥王子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渴愛？」

佛言：「如人對可意色，眼根趣之，名為渴愛。猶持明鏡，視己面像；若去於鏡，面像不見。識之遷運，亦復如是，善惡業形、與識色像，皆不可見。如生盲人，日出、日沒，晝夜、明闇，皆悉不知。識莫能見，亦復如是。身中渴愛·受·想·與念，皆不可見。身之諸大·諸入·諸陰，彼皆是識。諸有色體·眼·耳·鼻·舌，及身色·聲·香·味·觸等，并無·色體受苦樂心，皆亦是識。

「大藥！如人·舌得食物，知甜·苦·辛·酸·鹹·澁等，六味皆辨。舌與食物，俱有形色，而味無形。又因身骨·髓·肉·血，覺知諸受；骨等有形，受·無形色，知識·福·非福果，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賢護勝上童真，禮佛雙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，可知福、非福耶？」

佛言：「善聽。非·未見諦而能見識。識，不可視，非如·掌中阿摩勒果。識，不在於眼等之中。若識在於眼等之中，剖破眼等，應當見識。賢護！恒沙諸佛，見·識無色；

---

亦能證我——為八字故，捨於身命。』

羅刹復言：『汝若如是能捨身者，諦聽，諦聽。當為汝說，其餘半偈。』

善男子！我於爾時，聞是事已，心中歡喜，即解·己身所著鹿皮，為此羅刹敷置法座，白言：『和尚！願坐此座。』我即於前，叉手長跪，而作是言：『唯願，和尚！善為我說其餘半偈，令得具足。』羅刹即說：

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』

爾時，羅刹，說是偈已，復作是言：『菩薩·摩訶薩！汝今已聞具足偈義。汝之所願，為悉滿足。若必欲利諸眾生者，時·施我身。』

善男子！我於爾時，深思此義，然後處處，若石、若壁、若樹、若道，書寫此偈，即便更繫所著衣裳，恐其死後·身體露現，即上高樹。爾時，樹神復問我言：『善哉。仁者！欲作何事？』善男子！我時答言：『我欲捨身，以報偈價。』樹神問言：『如是偈者，何所利益？』我時答言：『如是偈句，乃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所說開空法道。我為此法，棄捨身命。不為利養、名聞、財寶、轉輪聖王、四大天王、釋提桓因、大梵天王、人天中樂，為欲利益一切眾生，故捨此身。』善男子！我捨身時，復作是言：『願令一切慳惜之人，悉來見我，捨離此身。若有少施起貢高者，亦令得見，我為一偈，捨此身命，如棄草木。』我於爾時說是語已，尋即放身，自投樹下。下未至地，時，虛空之中，出種種聲，其聲乃至阿迦尼吒天。爾時，羅刹，還復釋身，即於空中，接我身，安置平地。』《大般涅槃經·聖行品》，T. 375, vol. 12, pp. 691b-693a.

我亦如是，見·識無色。**識，非凡愚之所能見，但以譬喻·而開顯耳。**賢護！欲知·識之罪福，汝今當聽。譬如，有人，為諸天神、或乾闥婆等、及塞建陀等鬼神·所著。賢護！於意云何，其為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體，求於身中，可得見不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體，無色無形；身內外求，皆不可見。」

「賢護！其為福勝諸大天神之所著者，即須好香花，燒眾名香，香美飲食，清淨安置，祭解供具，咸須華潔。如是，此識為福資者，便獲尊貴安樂之果；或為人王，或為輔相，或豪望貴重，或財富自在，或為諸長，或作大商主，或得天身，受天勝果。由識為福資·身獲樂報，如彼福勝天神所著，得勝妙花香·香美飲食，便即歡喜，病者安隱。今得尊貴豪富自在，當知皆是·由福資識·身獲樂果。

賢護！其為富丹那等·下惡鬼神·之所著者，便愛糞垢·腐敗·涕唾·諸不淨物，以此祭解，歡喜、病愈。其人以鬼神力·隨鬼神欲，愛樂·不淨、臭朽、糞穢。識以罪資，亦復如是，或生貧窮，或生餓鬼、及諸食穢畜生之中·種種惡趣；由罪資識，身獲苦果。賢護！勝上天神·其著之體，無質、無形，而受種種香潔供養。識福·無形，受勝樂報，亦復如是。富丹那等·下惡鬼神，為彼著者，便受不淨、穢惡飲食。識資罪業·獲諸苦報，亦復如是。賢護！當知·識無形質，如天等鬼神所著之體，供具飲食所獲好惡，如資罪、福，得苦、樂報。」

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見·欲因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互因生欲。猶如鑽燧，兩木互因，加之人功，而有火生。如是，因識，及因男女·色·聲·香·味·觸等，而有欲生。譬如，因花，生果；花中無果；果生，花滅。如是，因身，顯識；循身·求識，識不可見。識業果生，身便謝滅；身骨髓等·不淨諸物，咸悉銷散。又如，種子持將來果·味色香觸，遷植而生；識·棄此身，持善惡業、受、想、作意，受來生報，亦復如是。又如，男女，愛欲歡會，分離而去。識業和合，戀結愛著，味玩貪悋，報盡分離，隨業受報。父母因緣，中陰對之，以業力生，識·獲身果。愛情及業，俱無形質，**欲色相因，而生於欲，是為欲因。**

大藥！云何見·戒取因？戒，謂師所制戒：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等行。取，謂執取是戒，作如是見——因是持戒，當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，以是因故，獲於勝有，謂受人天等身。斯皆是有漏善，非無漏善。無漏之善，無陰熟果。今此戒取，是有漏種，植之於識，執善惡業，識不淳淨，煩惱因故，受熱惱苦，是為見·戒取因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取天身，乃至取地獄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識與法界，持微妙視，非肉眼所依，以為見因。此微妙視，與福境合，見於天宮欲樂嬉戲。見已，歡喜，識，便繫著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當往彼。』染愛戀念，而為有因。見已，故，身臥棄屍所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屍是我大善知識，由其積集諸善業故，令我今者，獲於天報。』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，於屍，既有愛重，何不託止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，剪棄鬚髮，雖見烏光香澤，寧可更植於身，令重生不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已棄鬚髮，不可重植於身，令其更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。大藥！已棄之屍，識亦不可重託受報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識，冥冥玄微，無質可取、無狀可尋，云何能持象等大身眾生？縱身堅固，猶若金剛，而能貫入壯夫之身，力敵九象，而能持之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，風大，無質、無形，止於幽谷或竅隙中，其出暴猛，或摧倒須彌，碎為塵粉。大藥！須彌風大，色相云何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風大，微妙，無質、無形。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風大，微妙，無質、無形；識亦如是，妙、無形、質，大身、小身，咸悉能持，或受蚊身，或受象身。譬如，明燈，其焰微妙，置之於室，隨室大小，眾闇咸除；識亦如是，隨諸業因，任持大小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業相性，彼復云何？以何因緣，而得顯現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生諸天宮，食天妙饌，安寧快樂，斯皆業果之所致也。如，人渴乏，巡遊曠野，一得清涼美水；一無所得，受渴乏苦。得冷水者，無人持與；受渴乏者，亦無遮障，不許與水，各以業因，受苦樂報。大藥！應當以是見善惡業，如空中月，白黑二分。又如生果，由火大增，熟便色異。如是，此身，由福增故，生，勝族家，資產豐盈，金寶溢滿，勝相顯盛，或生諸天宮，快樂自在，斯皆善業福相顯現。譬如，種子，植之於地，果現樹首，然其種子，不從枝入枝，而至樹首，割析樹身，亦不見子，無人，持子置於枝上，樹成根固，求種不見。如是，諸善惡業，咸依於身，求之於身，亦不見業。如，因種，有花，種中，無花，因花，有果，花中，無果；花果增進，增進不見；因身，有業，因業，有身，身中，無業，業中，無身，亦復如是。如，花熟落，其果乃現；身熟謝殞，業果方出。如，有種子，花果之因具有；如是，有身，善惡業因備在。彼業，無形，亦無熟相。如，人身影，無質、無礙，不可執持，不繫著人，進止往來，隨人運動，亦不見影從身而出。業身，亦爾，有身有業，而不見業，繫著於身，亦不離

身而能有業。如，辛·苦·澁·殊味諸藥，能滌淨除一切病，令身充悅·顏色光澤，人見之者·知服良藥。藥味可取，熟功無形，視不可見、執不可得，而能資人膚容色澤。業無形質，能資於身，亦復如是。善業資者，飲食、衣服、內外諸資，豐饒美麗，手足端正，形容姝好，屋室華侈，摩尼金銀·眾寶盈積，安寧快樂·歡娛適意，當知此為善業之相。生於下賤、邊地、貧窮，資用闕乏，恹羨他樂，飲食麤惡，或不得食，形容弊陋，所止卑下，當知此為惡業之相。猶如，明鏡，鑒面好醜，鏡像無質，取不可得。如是，識資·善不善業，生人天中，或生地獄、畜生等中。大藥！應當如是見·業與識·和合遷化。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微識·能持諸根，能取大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，獵者，入於山林，持弓毒箭，而射香象；箭毒霑血，毒運象身，支體既廢，根境同喪，毒流要害，身色青赤，猶如淤血。毒，殺象已，便即遷化。於意云何，毒與象身·多少、大小，可得比不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毒與象身·多少、大小，其量懸殊，不可為對，猶如須彌比之芥子。」

「大藥！如是，識·棄此身，以取諸根，棄此諸界·隨業遷化，亦復如是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微細之識·任持大身·而不疲倦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須彌山王，高·八萬四千由旬；難陀、烏波難陀·二大龍王，各遶三匝；二龍大息，搖振須彌，內海中水，咸變成毒。此二龍王，長大力壯，和·修吉龍、德叉迦龍·二大龍王，亦與之等。於意云何，四龍王識，與蚊蚋識，寧有異不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四龍、蚊蚋，其識無異。」

「大藥！如，一小涿·跋錯那婆·入四龍口，四龍便死。於意云何，小涿藥毒、龍口中毒，何毒為大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龍口·毒大，小涿藥毒·甚為微少。」

「大藥！大身眾生，力敵九象；微妙之識，無色、無形，非分別量，隨業任持，亦復如是。如，尼瞿陀子·極微細；種之生樹，婆娑廣大，枝條百千。於意云何，其子與樹，大小類不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其子與樹，大小相懸，如·藕絲孔·比·虛空界。」

「如是，大藥！樹，於子中，求不可得。若不因子，樹則不生。微細·尼瞿陀子，能生大樹。微細之識，能生大身，識中求身，身不可得。若除於識·身則無有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云何金剛堅固不可壞識，止於危脆速朽身內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譬如，貧人，得如意寶，以寶力故，高宇彫鏤，妙麗宮室，園林鬱茂，花果敷榮，象馬妓侍，資用樂具，自然而至；其人於後，失如意寶，眾資樂具，咸悉銷滅。如意神寶，堅固真宰，縱千金剛，不能毀壞，所生資用，虛假無常，速散速滅。識亦如是，堅固不壞；所生之身，速朽速滅。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柔妙之識，云何穿入麤軛色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水體至柔，激流、懸泉，能穿山石。於意云何，水、石之質，軛、軟如何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！石質堅軛，猶若金剛；水質柔軟，為諸樂觸。」

「大藥！識，亦如是，至妙、至柔，能穿剛軛大身之色，遷入受報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眾生捨身，云何生諸天中？乃至，云何生於地獄等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眾生臨終之時，福業資者，棄本之視，得天妙視。以天妙視，見六欲天，爰及六趣，見·身搖動，見·天宮殿及歡喜園·雜花園等；又見·諸天·處蓮花殿，麗妓侍遶·笑謔嬉戲，眾花飾耳·服僑奢耶，臂印環釧·種種莊嚴，花常開敷·眾具備設；見·天、天女，心便染戀，歡喜適意，姿顏舒悅，面若蓮花，視不錯亂，鼻不虧曲，口氣不臭，目色明鮮·如青蓮葉，身諸節際·無有苦痛，眼耳鼻口·又無血出，不失·大小便利，不·毛驚孔現，掌·不死黃·甲·不青黑，手足·不亂亦不卷縮，好相顯現。見·虛空中，有高大殿，彩柱百千，彫麗列布，垂諸鈴網，和風吹拂，清音悅美，種種香花·莊嚴寶殿；諸天童子·眾寶嚴身，遊戲殿內。見已，歡喜，微笑·齒現·如君圖花，目不張開，亦不合閉，語音和潤，身不極冷，亦不極熱，親屬圍遶，亦不憂苦。日初出時，當捨其壽，所見明白，無諸黑闇，異香芬馥·四方而至。見·佛尊儀，歡喜敬重。見已，親愛、歡喜、離辭，猶如暫行，便即旋返，安慰親知，不令憂惱；有流·法爾，生·必當死，勿·以分別·而生苦惱。」

大藥！善業之人，臨命終時，好樂布施，種種伽他、種種頌歎，種種明白、種種稱說正法之教，如睡、不睡，安隱捨壽。將捨壽時，天父·天母·同止一座。天母，手中·自然花出。天母·見花，顧謂天父：『甚為福吉希奇勝果。天！今當知，子慶之歡，時將不久。』天母，遂以兩手，搖弄其花。弄花之時，命便終盡。無相之識，棄捨諸根；持諸境界，棄捨諸界；持諸界事，遷受異報；猶如·乘馬，棄一、乘一；如·日愛引光，如·木生火，又如·月影現澄清水；識，資善業，遷受天報；如·脈風移，速託花內。天父、天母，同座·視之，甘露欲風·吹花七日，寶璫嚴身·曜動炫煥，天童朗潔·現天母手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無形之識，云何假因緣力，而生有形？云何有形·止因緣內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如·木和合，相觸生火。此火，木中·求不可得。若除於木，亦不得火；因緣和合，而生於火；因緣不具，火即不生。木等之中，尋火色相，竟不可見。然，咸見·火從木中出。如是，大藥！識，假父母·因緣和合·生有形身。有形身中，求識不得。離有形身，亦無有識。大藥！如·火未出，火相不現，亦無暖觸；諸相皆無。如是，大藥！若未有身，識受想行，皆悉不現。大藥！如·見日輪·光明照曜，而諸凡夫，不見日體·是黑、是白。黃白黃赤，皆不能知；但以照熱光明，出沒環運·諸作用事，而知有日；識亦如是，以諸作用，而知有識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為識作用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受·覺·想·行·思·憂·苦·惱，此為識之作用。復有善·不善業，熏習為種，作用顯識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·離於身·便速受身？識，捨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當爾之時，識作何相？」

佛言大藥：「如·有丈夫，長臂勇健，著堅甲冑，馬疾如風，乘以入陣，干戈既交，心亂、墜馬，武藝捷習，還即跳上。識，棄於身，速即受身，亦復如是。又如·怯人，見敵·怖懼，乘馬·退走。識，資善業，見·天父母同座而坐，速託生彼，亦復如是。大藥！如汝所問：識，棄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當爾之時，識作何相？大藥！譬如·人影，現於水中，無質可取，手足面目及諸形狀·與人不異；體質、事業，影中皆無，無冷、無熱及與諸觸，亦無疲乏·肉段·諸大，無言聲·身聲·苦樂之聲。識，棄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相·亦如是。大藥！是資善業·生諸天者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生地獄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行惡業者，入於地獄。汝當諦聽。大藥！此中，眾生·積不善根，命終之時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於此·身死，棄捨父母·親知·所愛，甚大憂苦。』見·諸地獄，及見·己身·應合入者，見·足在上·頭倒向下，又見·一處，地純是血。見此血已，心有味著；緣·味著心，便生地獄；腐敗惡水臭穢因力，識託其中。譬如·糞穢臭處，臭酪·臭酒·諸臭因力，蟲生其中；入地獄者，託·臭物·生，亦復如是。」

賢護勝上童真合掌白佛言：「地獄眾生，作何色相？身·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其愛血地·生·地獄者，遍身血光，身如血色。生湯隍者，身如黑雲；生乳湯河者，身點斑雜·作種種色，體極軟脆，猶如貴樂嬰孩之身；其身長大，過八肘量，鬚髮身毛·並長垂曳，手足面目·虧曲不全；閻浮提人·遙見·便死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地獄眾生，以何為食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！地獄眾生，食·無少樂，惶懼馳走，遙見·鎔銅赤汁，意謂是血，眾奔趣之；又有聲呼：『諸有飢者，可速來食。』便走向彼，至已·而住，以手·承口；獄卒，以熱銅汁，寫手掬中，逼之令飲。銅汁入腹，骨節爆裂，舉身火起。大藥！地獄眾生·所食之物，唯增苦痛，無少安樂。地獄眾生·苦痛如是，識·不捨之，亦不毀壞。身如骨聚，識·止，不離，非·業報盡·苦身不捨。飢渴苦逼，便見園林·花果敷榮·廣博翠茂。見已，喜笑，互相謂言：『此園翠茂，清風涼美，眾急入園·須與暫樂。』樹葉花果，咸成刀劍，斬截罪者；或中破身，分為兩段；或大叫呼，四面馳走。獄卒群起，執金剛棒，或執鐵棒·鐵斧·鐵杖，嚙脣瞋怒·身出火焰，斫棒罪者，遮·不令出。斯皆已業，見·如是事。獄卒，隨罪者後，語·罪者云：『汝何處去？汝可住此，勿復東西·欲何逃竄。今此園者，汝業莊嚴，可得離不？』

如是，大藥！地獄眾生，受種種苦；七日而死，還生地獄。以業力故，如·遊蜂採花，還歸本處。罪業眾生·應入地獄，初死之時，見·死使·來，繫項·驅逼，身心大苦，入大黑闇，如·被劫賊·執捉將去，作如是言：『訶訶，禍哉，苦哉。我今棄·閻浮提·種種愛好·親屬知友，入於地獄。我今不見天路，但見苦事。如·蠶作絲，自纏取死；我自作罪，為業纏縛，羈索繫項·牽曳驅逼·將入地獄。』賢護！罪業眾生·生地獄者，苦相如是。」

爾時，賢護與大藥王子，聞說是已，身驚·毛豎，俱起合掌，作如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俱歸依佛。請垂救護。願今以此聞法功德，未脫有流·處生死輪·不落三塗·入於地獄。」

賢護復白佛言：「欲有所問。唯願聽許。」

佛言：「如汝惓望，恣汝所問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積？云何為聚？云何為陰？云何為身不遷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！智界、見界、意界、明界，以此四界·和合成身；四境界識，名之為積。聚，謂六界·六入·六入境·三界；因·二入因，即鬚髮·毛爪·皮肉·膿血·涕唾·黃痰·脂冊·髓液·手足·面目·大小支節，和合崇聚，名之為聚。猶如·穀·豆·麻·麥，積集·聚貯，而成高大，謂之為聚。其地·水·火·風·空·識，名為六界。眼·耳·鼻·舌·身·意，名為六入。色·聲·香·味·觸·法，名六入境。即貪、瞋、癡，名三界因。又，風、黃、痰，亦名三因。二入因者，謂戒與信。又，有二因，謂捨與施。又，有二因，謂進與定。又，有二因，謂善·不善。其受·想·行·識，此四，名無色陰。受，謂領受苦樂等相、及不苦不樂之相。想，謂知苦樂相。行，謂現念作意及觸。識者，是身之主，遍行諸體。身有所為，莫不由識。不遷者，謂身、語、意淨，

證獲·道果。此人死已，識，棄有陰，不重受有，不流諸趣，極樂而遷·不復重遷，是名不遷。」

於是，賢護與大藥王子，禮佛雙足，白言：「世尊！佛·一切智，說此法聚，當於未來·作大利益，安樂眾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來法聚，常住、非斷。一切智者，知而不為。我經無量勤苦·積集智光，今說此經。此正法日，為諸眾生，作大明照；德譽普流一切智海，為·能調心流注者·說。此經·所在之處，請誦、解說，諸天、鬼神、阿修羅、摩睺羅伽，咸悉擁護，皆來拜禮，水、火、王、賊等怖·皆不能害。諸比丘！**從今已往，於不信前，勿說此經。求·經過·者，慎勿示之。於尼乾子、尼乾部眾·諸外道中，亦勿說之。不恭敬渴請，亦勿為說。若違我教，虧損法事，此人則為虧損如來。**諸比丘！若有禮拜、供養·此經典者，應當恭敬、供養·是人。斯人，則為持如來藏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當勇超塵累，勤修佛正教，除滅死軍眾，如象踐葦蘆，

持法奉禁戒，專精勿虧怠，以棄生流轉，盡諸苦有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賢護勝上童真、大藥王子，并諸比丘、菩薩摩訶薩、天、人、阿修羅、乾闥婆等，普大會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